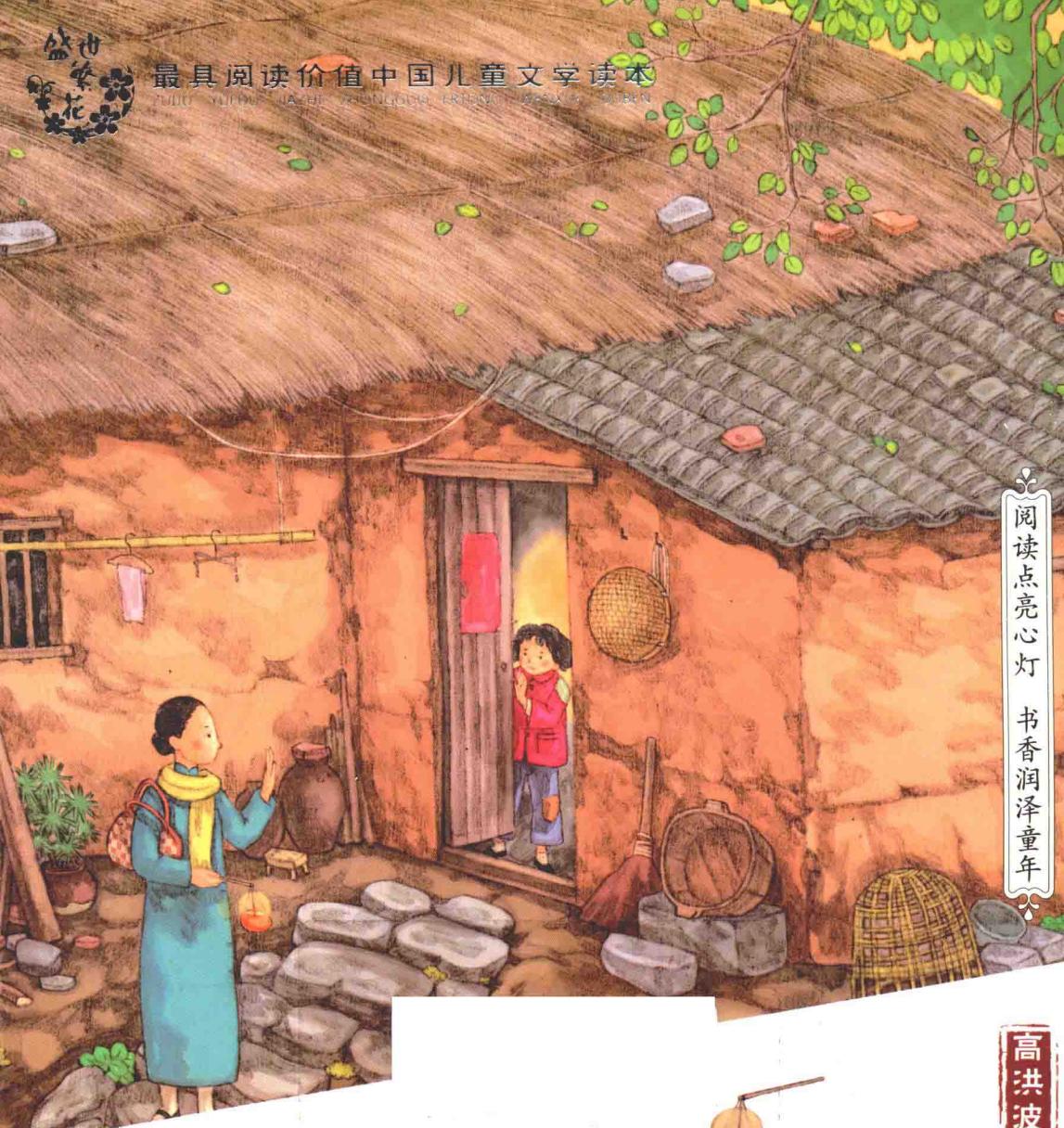




最具阅读价值中国儿童文学读本
THE MOST VALUABLE READING FOR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阅读点亮心灯 书香润泽童年

高洪波

主编

满天都是小橘灯

MANTIAN DOUSHI XIAOJUDENG

橘灯暖暖，照亮了未知的前路，还有孩子的心。



云南出版集团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晨光出版社



满天都是小橘灯

最具阅读价值中国儿童文学读本
ZUIJU YUEDU JIAZHI ZHONGGUO ERTONG WENXUE DUBEN

主编 高洪波



云南出版集团
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晨光出版社



盛世繁花 花香四野

在本丛书的编选期间，我们得到了书中众多作者的支持和帮助，很感谢！由于一些原因，虽多方努力，但有部分作者仍未能取得联系，很抱歉！敬请作品著作权所有人见此书后速与本社联系，联系电话：（0871）64109465，我们将按国家规定支付稿酬并赠送样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天都是小橘灯 / 高洪波主编. -- 昆明：晨光出版社，2015.9

（盛世繁花：最具阅读价值中国儿童文学读本）

ISBN 978-7-5414-7441-5 I . ①满… II . ②高… III .

④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6860号

满天都是小橘灯 最具阅读价值中国儿童文学读本

主编 / 高洪波

品读 / 岳雯 余雷

出品人 / 胡平 策划 / 潘燕 张磊 责任编辑 / 张磊 装帧设计 / 周鑫

责任校对 / 余祁 责任印制 / 郁梅红 出版发行 /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地址 /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 650034 发行部电话 / 0871-64186745

排版 / 云南日报印务中心 印装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1000mm 1/16 字数 / 240千 印张 / 17.5

版次 / 2016年2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414-7441-5

定价 / 25.00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0871-64109709）



Contents

目 录



那盏温暖的小橘灯

Nazhan Wennuan De Xiaojudeng

- 故园风声 • 徐 鲁 003

- 小橘灯 • 冰 心 011

- 陀螺 • 高洪波 015

- 冰糖葫芦 • 高洪波 018



成长的滋味

Chengzhang De Ziwei

- 我可不怕十三岁 • 刘心武 025

- 鼓掌员的荣誉 • 张之路 045

和管沙一起长大	●饶雪漫	060
蓬蓬裙春天降落	●郁雨君	089
警察游戏	●梅子涵	106
我要做好孩子	●黄蓓佳	116



到月亮上荡秋千

Dao Yue liang Shang Dang Qiuqian

燕王	●谢乐军	139
穿山甲的木屋	●晓玲叮当	147
总鳍鱼的故事	●宗 璞	154
狼毫笔的来历	●洪迅涛	162



小巴掌童话 • 张秋生

177

树怪巴克夏 • 张允钦

185

父爱如山

Fu'ai Ru Shan

爸爸蹲在花园里 • 薛 涛

235

男儿当自强 • 张之路

240

一张犁的三个片段 • 毛云尔

244

金色的手指 • 李学斌

252



那盏温暖的小橘灯

Nazhan Wennuan De Xiaojudeng

廣西壯族人民出版社





故园风声

徐 鲁

这是故乡的一个静谧的杏花之夜。月光透过小窗，洒在我的洁净而朴素的小屋里。窗外的金色草垛上，浮动着轻柔的白雾和蓝烟。月光照亮了小路上的一团团美丽而安静的积水。我坐在窗边，阅读着我心爱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

我的目光停留在《夜行的驿车》的最后一段文字上：“……我为我的童话，付出了一笔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法估计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放弃了自己的幸福，并且白白地放过了这种时机，那时无论想象是怎样的有力和灿烂，都该让位给现实。我的朋友们，要善于为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去想象，而不是为了悲哀……”

没有谁喜欢悲哀，然而我们却都经历了悲哀，并且从悲哀开始长



大的。汉斯·安徒生——这个流浪的、怀乡的、忧郁的丹麦人，你使我又一次清晰地回忆起，我遥远的童年里的那些寒冷的冬夜来了。

那是寂寞而贫穷的年月，在胶东大青山腹地的一个风雪弥天的小山村里，在那充满呼呼的风声和冷冷的雪声的冬天的夜晚，在一间窗户被堵得严严实实的小屋里，在一团小小的橘黄色的灯光下，一位美丽而善良的、从城里来的小姐姐，第一次让我听到了动人的安徒生的故事……

二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我记得那位小姐姐和她的伙伴们刚来我们村庄时的情景。那是一个春天，柳芽儿刚刚返青的时候。大清早，我们跟着王校长，举着我们小学的那面最大的红旗，排着队站在村西的那个山口上。从那里可以望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王校长说，马上就要有一些远方的客人到我们村里来了，他们都是从城里来的，他们是响应号召，到我们村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

我们等呀等，从大清早等到太阳爬上了大青山顶，一直到了中午，村里又升起了白色的炊烟了，我们终于看见，打前站的红旗远远地在向我们挥动。果然，不多一会儿，一辆绿色的大卡车就向我们山口开来了。我们放开嗓子跟着王校长呼口号，高年级的同学则抡起膀子，使劲地敲着一面牛皮大鼓，整个大青山好像沸腾了一样。

在这二十多位背着被包和书包、提着箱子和网袋的大哥哥大姐姐当中，有一位非常美丽的、扎着羊角小辫的小姐姐，远远地向我们挥动着一条红色的纱巾。

这些城里来的客人，都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排新盖的青石小屋里。屋后是一片金色的草垛。我家的草垛也在那儿。从此，金色的草

垛边就成了我们这些寂寞而好奇的孩子常常去玩耍的地方。因为在那可以听到我们从没听到过的歌声和琴声，可以看到那些爱干净的大哥哥大姐姐大清早起来散步、跑步、压腿……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乡村孩子来说，都是新奇无比的。而且我已经注意到了，那位喜欢系着红纱巾的小姐姐，常常一个人坐在一个金色的草垛上，不是看书就是写字，有时候也静静地坐在那里望着远处出神。

我不知道，那时候她是否就是在读安徒生的书。她是在写日记吗？她在想些什么呢？

是不久后的一个黄昏吧，我放了晚学回家，便挎起一个大篓子，到草垛那里去抽草。我看见那位小姐姐又坐在那里看书。

小姐姐看见了我，便笑着从草垛上滑了下来：“小弟弟，这草垛是你家的吧？”

“嗯，坐吧，不要紧。”我说。

“我天天都在这里坐一会儿。这干草真香，是麦秸儿吧？”

“嗯。小姐姐，城里也有草垛吗？”

“没有。城里只有公园，公园有草坪啊，有长椅啊，雪松啊。你去过城里吗？”

“没去过。我最近就是到过温泉镇，和同学一起骑着驴子去的。”

小姐姐一边帮我抽草，一边说：“那也好呀！先到温泉，等长大了再到青岛、济南，到北京。几岁了？读几年级了？”

“十二岁了，四年级了。小姐姐，您看的是什么书？是语文吗？”

“语文？”她一听，笑了，“对，也算是语文吧。不过和你们学的语文不一样。这是一本外国作家写的童话书。知道什么叫童话吗？”



“不知道。”

“想知道不？都是很美很美的故事。”

“当然想知道。可我家里一本童话书也没有。学校里也没有。”

“你家是住在那里吗？”小姐姐指了指我家的那三间小屋说，“小弟弟，放了学，或者晚上，就到我这里来吧，我讲好多好多的故事给你听，好吗？”

我像一个听话的小学生站在自己的老师面前一样，恭恭敬敬地给小姐姐鞠了个躬。小姐姐拍去我身上的一些草屑，抚摸着我的头说：

“谢谢你，小弟弟，你和我家里的那个小弟弟一般大。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看不见小姐姐低垂的长睫毛下，好像含着泪花。

后来，我便常常到小姐姐那里去。她的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墙上还挂着一束很大的麦穗儿。

有时候我们也坐在那些高高的草垛上。不光是我一个人去，有时我也带我的小伙伴们去。小姐姐常常给我们一些好吃的东西。

三

设想那些贫困而寂寞的日子吧，那些整天呜呜地吹刮着好大好大的西北风的冬天里，我们，一群又可怜又诚实的乡村孩子，紧紧地围坐在小姐姐的小屋里，围坐在一团小小的灯光下，一边听着外面拍窗打门的风雪声，一边听着小姐姐给我们讲那天方夜谭似的安徒生的故事。小姐姐的声音，和安徒生的故事一起，像炉火一样温暖着我们寂寞而寒冷的心，并且激发着我们那时候的微弱而又可怜的想象力——

那蔚蓝色的、没有乌云和雷声的天空；那开满五颜六色的野苜蓿和矢车菊的原野和沼泽地啊……

在密密的芦苇地中间的一条十字小溪边，美丽的艾丽莎在等待着她的十一个可爱的小哥哥。而善良的海的女儿，却在金色的太阳升起的时候融化进了大海，化成了令人痛心的点点泡沫，她的歌声在黎明的海面上无声地飘荡……而那个贫穷无助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她死后的微笑就像雪地上盛开的一朵孤独的小花。在遥远的天国里，她能够和亲爱的老祖母团聚么？她将看见什么样的幸福的景象呢？

还有神奇的打火匣，还有勇敢的小锡兵，还有变成了天鹅的丑小鸭，还有小小的豌豆公主……

啊，这最早点燃着我们心中的温情和想象火花，它只能来自于你——又贫穷又富有，又善良又忧郁的，属于所有梦想着温暖和幸福的苦孩子的安徒生啊！那么，小姐姐，你就是带领我们这些苦孩子第一次走向安徒生的人了。

也有许多这样的日子，我常常看见小姐姐一个人，或者站在收工之后的小河边，或者坐在旷野的小路旁，有时就坐在我家的那个金色的草垛上，静静地望着就要落山的太阳一声不响。晚风吹动着她的美丽的头发和那条红纱巾，夜色包围着她单薄的身影……

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悄悄地走上前去，轻轻地站在她的背后。

小姐姐好像刚刚哭过一样，脸上还挂着晶亮的泪花。

我小声地叫道：“小姐姐，你哭啦？……”

小姐姐连忙擦擦眼睛，拉起我的手：“放学啦？怎么不回家呢？可别让你奶奶等急了……”

“我猜你在这里。小姐姐，你在想家吗？”

“想家？”小姐姐望着远处，喃喃地说，“想呀，真想呀！妈妈老了，身体又不好。弟弟来信了，我们住的那个小胡同的伙伴们，都回家了……”

“小姐姐，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回家？我的可爱的小弟弟！回家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小姐姐说着便蹲下身为我系好松开的鞋带儿，又搓着我冻得通红的小手，说：“不过也快了，你看见了吧？和我们一块儿来的好几位大哥哥，他们都已经回城了。”这时候，我觉得小姐姐真可怜，好像冬天的树梢上的一只没有家的小鸟，那么孤单。

“小姐姐，我昨天听见你坐在草垛上小声地唱歌了。那支歌真好听！”

“是吗？那是我的一位同学教会我唱的。”小姐姐牵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又低低地唱了起来：“当我漫游在荒野上，凝望天边的月亮，我好像看见我的母亲，把爱儿思念……”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支歌名叫《可爱的家》，是当年的知青们人人都会唱的歌。从风雪弥天的北大荒，到暴雨如注的云贵高原，从篝火熊熊的内蒙古草原，到珠江岸边青青的橡胶林中，这支歌伴随着一代年轻的男儿女儿，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珍惜又最艰辛的青春的年华。而在我的家乡，在我们村庄里，坐在金色的草垛上低低地唱着这支歌的小姐姐，只是千千万万同龄人中的一个。

四

天气渐渐变得暖和了。又一个春天来到我们的村庄。

这时候，我也从村里的小学毕了业，进入联中学习了。

就在我念初中一年级的那年，小姐姐要离开我们村回城市里去了。我们都舍不得她走。小姐姐走的那天，我特意请了假回来送她。在那片草垛边，我拉着小姐姐的手，一句话还没说，泪水就流出来了。小姐姐眸子里也噙着泪花。她说：“小弟弟，不要哭，以后咱们还能见着面的是不是？我忘不了你，又懂事，又诚实。咱们也是好朋友。”



友一场啊！听姐姐的话，不要哭了。”

她从身上摘下一个崭新的、印着红五星的军用书包，说：“这里面有几本我喜欢的书，我想你也会喜欢的。还有一支钢笔，留给你做个纪念吧。一定要好好念书，像那个丑小鸭一样，将来变成咱村的一只小天鹅。会的，姐姐相信你！”她说着给我擦脸上的泪水。我使劲地点点头，接过小姐姐的礼物。

我觉得我还有好多话要对小姐姐说。比如她以后还会不会到我们村里来？她的妈妈和弟弟都好吗？还有安徒生……但是车就要开走了，小姐姐扶着我的肩膀说：“回去吧，小弟弟。我忘不了你，忘不了这片金色的草垛，还有咱们的村庄……”

小姐姐上车后又探出窗外，再一次向我们村老老少少的送行的人挥动起那条红纱巾来。她的脸上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她走后的那几天，我的心里总是觉得空荡荡的。有时放了晚学，我会不进家门，先到小姐姐住过的那栋小屋边，去望望她那个常常最晚熄灯的小窗。但现在却不见了那灯光，也看不见她那映在纸窗上的或托着下巴沉思或埋头写字看书的影子了。她常常放在窗台上的一小盆星星草也没有了……

只有那片金色的草垛，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夜色里，站在淡淡的月光下。草垛上面好像闪烁着一颗大星星。

五

小姐姐送给我的礼物，是一个崭新的军用书包和一支黑色的钢笔。还有一本《安徒生童话选》、《普希金童话诗》和一套马卡连科的《教育诗》。

我夜夜把它们放在我的枕头边。面对着它们，如同面对着小姐姐

一样，她的笑容，她的声音，仿佛都在眼前。可惜的是，她走的时候我忘了跟她要个地址。

又是许多年匆匆地过去了。我也早已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

这些年来，我也曾匆匆地到过了许多城市，南方的和北方的。我曾经幻想过，会不会有一天，在某一座城市，比如在青岛或在北京，突然遇见那位如今肯定已经做了母亲的小姐姐？那时我会高兴地告诉她，她当年送给我的书，我一直保留在自己的身边，而且现在仍然放在我的书柜的最醒目的一格上；她当年送给我的那支钢笔，如今我用它来写自己的故事了，而且我所写的每一本书上，都留下了对于她的怀念和感激。

我所思念的小姐姐，你在哪里？



品读书香 牵手成长

Shuxiangyiban Pinduchengzhang

徐鲁的文字精致、悠长，带着作者的体温，像一盏灯，照亮了黑暗的角落。书本是抵达记忆的最好通道。作者由《金蔷薇》想到了安徒生，进而回忆起初识安徒生的那些个“遥远的童年里的那些寒冷的冬夜”。关于安徒生的回忆与“小姐姐”有关，作者描绘的在那些风雪连绵的夜晚，乡村孩子们围坐在灯光下，听小姐姐讲安徒生的故事的场景如此诗意，又如此让人心碎。经由安徒生，“我”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可是那一幕深深地留在了作者的记忆中，也留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小橘灯

冰 心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 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 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 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 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 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 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 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 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